

一滴泪珠掰两瓣

每一个孩子都要学会理解父母之间的感情，他们会有分有合，有圆有缺，
每一位父母都有责任顾及自己孩子的感受，不论是重是轻，是阴是晴……

黄春华
著



南海出版公司



每一个孩子都要学会理解父母之间的感情，他们会有分有合，有圆有缺；
每一位父母都有责任顾及自己孩子的感受，不论是重是轻，是阴是晴……

一滴泪珠两瓣

黄春华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2004·海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滴泪珠掰两瓣/黄春华著.-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
2004.4

ISBN 7-5442-2850-9

I. 一… II. 黄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28427 号

YI DI LEI ZHU BAI LIANG BAN

一 滴 泪 珠 掰 两 瓣

作 者	黄春华	
责任编辑	张建军 蔡贤斌	
装帧设计	耀午书装	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	电话(0898)65350227
公司地址	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	邮编 570203
经 销	新华书店	
印 刷	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	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	1/32
印 张	9	
字 数	192 千字	
版次印次	2004 年 4 月第 1 版	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442-2850-9	
定 价	18.00 元	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

[新概念青春派作品集]
最新推荐麻宁作品



MZ97/02



责任编辑：张建军 蔡贤斌

封面设计：耀午书装

目 录

目 录

一滴泪珠瓣两瓣

就是这种感觉，一个家庭的破裂和一只气球的爆炸没什么两样。有点心慌，有点刺激。

我把父母的互骂声关在外，若无其事地做自己的作业……

>>> 1

杨 梅

不管我愿不愿意开口，这段经历都真实地存在着，就像我的心脏，你看不见它，但它仍在我的胸腔里跳动……

>>> 201



一滴泪珠瓣两瓣

1

嘭——嘭！

就是这种感觉，一个家庭的破裂和一只气球的爆炸没什么两样。有点心慌，有点刺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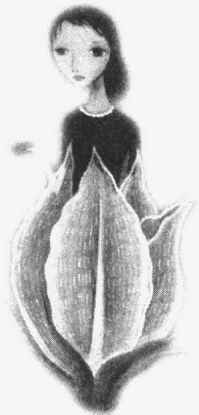
我把父母的互骂声关在外，若无其事地做自己的作业。他们的吵闹声就像窗外的雨，让我更加安静。

我早已习惯了这一切，从记事起，我就生活在两个人的战争中。

而今晚是最后的斗争，没有任何欲感，我本已做好了承受持久战的准备，战争却在黎明静悄悄。

喷薄而出的朝阳给多数人带来新希望，我都只当那是一只吹得鼓胀的气球，随时都会嘭地爆炸。

我就是在那样一个吹得鼓鼓的早晨，跟随母亲从城北迁到城南。城北留下了父亲一人，那是爆炸后残留的碎片。这次爆炸并没有让我受到重创，我感觉自己就像看完了一场拳击比赛，频频出拳的选手两败俱伤，一个留在拳击台上，一个毅然离去，仿佛在寻找新的赛场。仅此而已。





我只是一名观众，无权参与比赛，更不能像裁判那样对比赛指手画脚。我只能像大多数拳击迷一样做些分析工作，通过反复比较，我得出这样的结论——职业拳击是为有钱而战，家庭拳击是为无钱而战。

妈妈常说爸爸是个无用的人，无用就是没钱。爸爸是个业务员，腋下夹着个皮包，没日没夜地到处乱跑。夏天晒得像煤炭，冬天冻得像冰饺，皮包里的广告单就是变不成钞票。

我爱看泰森打拳，无往而不胜。

妈妈其实一直扮演着泰森的角色，出拳进攻。爸爸惯于防守，可在最后一个回合一不注意反攻了一下，于是，人去楼空。

他是个可怜虫。我这么想，但这并不代表我的立场，跟谁或不跟谁，我无所谓。我最终跟随妈妈南下，仅仅是因为妈妈临走拉了我一把，说，跟我走！跟着他不饿死才怪！

妈妈的劲很大，我的胳膊差点脱臼，我忍住痛回头看爸爸，爸爸只张着嘴不会说话。窝囊货！我在心里拼命骂了一句。我觉得自己没有理由留下，凭什么非要得罪妈妈来讨好爸爸？凭什么？

临出门时，我显得非常冷静，不慌不忙地走进自己房间，把床头的芭比娃娃装进包里。隔着房门，爸爸一直盯着我，那一刻我肯定把他的心伤透了。

问题其实并不在这儿，得罪谁或者讨好谁，我在城南住下的第一个晚上就已经意识到了，可是太迟了，爸爸已经不属于这个家。

一块蛋糕切掉一半，另一半照旧可以吃，而且味道不

会改变。以此类推，一个苹果也是如此。可是，如果不是蛋糕或者苹果之类的，而是一只鸟，断了一扇翅膀的鸟，一个人，少了一条腿的人。这正是我心情的写照。我开始恨，两人为什么非要吵架？非要吵架也成，为什么非要分开？除了分开，难道就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？比如都闭嘴，装几天哑巴。

我从来就没和任何人吵过架，这倒不是说我和每个人的观点都一样。天啦！如果是那样，简直太可怕啦！事实上，很少有人能对我的口味，在面对不同观点的时候，我总是保持沉默，我宁愿让自己恶心得大吐一场，也要坚持沉没。我没有兴趣和任何人争吵，因为争吵除了两败俱伤，不能解决任何问题。你永远不要指望用争吵让别人服从你，休想！爸爸和妈妈就是最好的例子，争吵只会让他们憎恨对方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们没完没了地争吵，就算拿世界上最艰深的哲学问题作为靶子，也该有个结果了。可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，只能用分手来结束这一切。

结束就是开始。

我以前从不在意父母为什么争吵，每次战争爆发，我只有躲的份儿。我不想搅在中间，一边是爸爸，一边是妈妈，我能说什么？有几次我倒是想参战，当然是以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身份，可交战双方根本不理睬我，同时把我向外推，并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小孩子家，瞎掺和什么？”我有点尴尬有点气愤，更多的是壮志未酬。经过几次挫折，我就懒得掺和了，一旦听到风雨声，就像鲁迅那样——躲进小楼成一统。

而现在，一切都结束了，我却开始回忆起当时的情形。生活就是这样，它在的时候我们毫不在意，它失去之后，



我们才开始注意。我在总结出这一条经验时，很有点伤心。不过，我还是在努力回忆，结果却令人失望，因为那些争吵的起因都有点微不足道，想起来就可笑。可它竟导致了一场场天翻地覆的争吵，所有的人都会以为这个家庭天天都在发生国际新闻，只有我知道那不过是一小粒芝麻。如果是近视眼，去掉眼镜，什么都不会发生。可爸妈的视力偏偏好得惊人，他们一定把那粒芝麻看做了整个地球，天就要塌下来啦！

事情往往会这样开始，爸爸吃着饭，突然说：“这米有点糙呢。”

“当然啦！”妈妈把话头接得很快，仿佛早就等着这一刻，“泰国米不糙，你吃不吃？”

爸爸闻出了火药味，想化险为夷，连忙陪笑说：“那就买泰国米吃嘛。”

“吃个屁！”妈妈不领情，一个人成心想吵架，你就算给一百个笑也是白搭，妈妈就是成了心要把泰国小米搞大，“就你挣的那点钱，还敢想泰国米？再这样下去，我怕你连中国米都买不起喽！”

爸爸是个好性子的人，什么都能忍，就是听不得别人说他不会挣钱（事实上他挣的钱的确不多），可妈妈偏偏要说他不会挣钱。于是战争升级，两个人你来我往，唇枪舌剑，吐沫横飞。就是这样一个模式，任何人长期做一件事，都会形成一种模式，免得每次都要动脑筋。所以，我每次听到的台词都相差无几，有时甚至一个字不改。真是可笑，但同时你又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记忆力。

说来也怪，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可以无休止地重复做一件事，我却不行。一篇课文只要让我连续读上三遍，我准

会发疯。所以，我暗暗有点佩服父母，他们能不厌其烦地重复同样的台词。不过，他们最终是自毁形象，因为他们竟然放弃争吵，分道扬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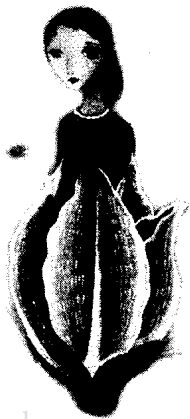
在我看来，爸爸除了性格较软弱之外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缺点。他可是个正经的大学毕业生呢，命不太好，在公司干了几十年，好不容易才混了一套房子。这些年公司又不景气，他本可以跳槽，找个更好的单位，可公司规定人走就得退房。他实在舍不得丢掉房子，就只有守着穷公司挨妈妈的骂。他这一辈子就是毁在了那套房子上，我真不明白，一个人为什么会仅仅为一套房子而断送了自己的美好前程。

当然，那套房子并不赖，两室一厅，三口之家居住，再合适不过了。这倒是次要的，我更看重的是房后那片广场，叫城北地带。每逢晴好的星期天，广场上就聚满了人，小孩子踢球、跳皮筋、互相追逐；老人跳扇子舞、聊天、放风筝；还有三口之家什么也不做，手牵着手散步看热闹。

这些自得其乐的情形，我不用出门，在窗口一探头，就能看个究竟。星期天，我从不出门，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一半时间温习功课，一半时间向广场张望。搞得左邻右舍的家长都以为我没日没夜地发奋读书，连忙号召自己的孩子向我学习。

我其实也很想和其他孩子一样到广场上去疯玩，可我不习惯独自在人群中穿梭，想让爸爸妈妈手牵手带我到广场，那也只能是下辈子的事了。我其实别无选择，倒不如做一名观众来得自在。

我不厌其烦地向广场张望，除了那些热闹的景象，我还特别注意到了两个人。大概是父女俩吧，女儿和我相仿，



仅指年龄，因为她每次出来都坐在轮椅上。父亲推着她，找一个人少的位置，就搀着她下地走路。她的半个身子靠在父亲身上，两条腿几乎是被拖着向前挪动。样子十分笨拙，每走两步，就要停下来歇一阵儿。有一次，也许是绊到了一个什么东西，女儿的身子突然向外侧倒去，父亲竟然神速地抢到了外侧，和女儿一齐倒下去。当然，女儿倒在父亲身上。

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，我甚至呀地叫了一声。后来，我看见父女俩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我急得汗都出来了，心想，一定是出事了，要不要下去帮帮他们？

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听到了一阵笑声，是父女俩发出来的，那种劫后余生的笑声，很感人。我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。我很难过，觉得自己不如一个残疾人幸福，如果谁肯赐我这种幸福的笑声，我宁愿像那个女孩子一样，成为残疾。

我这一生做得最有耐心的一件事，就是观察广场上的父女。我几乎不放过一次机会，一次又一次地观看他们那单调重复的动作，每一次我都看得如醉如痴。

有一次，爸爸破天荒走进我的房间，自从我长大以后，爸爸就没跨入过我的领地，他说这是对我的一种尊重。我当时正在看父女俩练走步，见爸爸进来，心中突然涌起一股暖流，一把拉住爸爸的手，用少有的撒娇的口气说，爸——你来看呀！

从小到大，我几乎不会撒娇，所以爸爸吓了一跳，等走到窗前，他才明白我让他看什么。他长叹了一口气，说，唉，很不幸的，那女孩也跟你差不多大，妈妈得癌症死了，她从小就是小儿麻痹，爸爸一个人带着，真够难的！

怎么？你认识他们？

爸爸摇摇头说，我也是听人说的。

我从爸爸的眼中看出了一丝怜悯，这让我欲言又止，因为我的感受和爸爸完全不一样，我从内心羡慕那对父女，真正值得同情的是我自己，爸爸难道一点也不这样认为吗？

我有时候也感到恼火，我总是不能改变别人的想法。就像现在，我在回忆，更不能改变什么了。一个人一旦开始回忆，她就只能是一名观众，那些演员在她的脑海深处自由表演，根本不会在乎她在想些什么，她只能观看。有时候，她连退场的权力都没有，因为记忆有时固执得像个孩子，你让他回家，他偏要在你门前玩耍，你能怎么办？嗯？面对一个固执的孩子。

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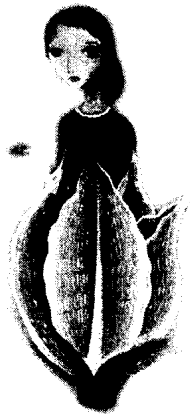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次来潮是在一个星期一的早上，我想每个女生都会经过那惊心动魄的一幕，天哪，太可怕啦！我当时觉得世界末日就要到了。我侧着身子躺在床上动都不敢动，下身湿乎乎的，脑袋乱糟糟的。

妈妈催我起床，说要迟到了。我说肚子疼。

妈妈说要不要看医生。我说自己能解决。

我心里急得直冒泡，真恨不得自己立刻在空气中蒸发掉。时间就像一锅煮沸的汤，在我心中煎熬。足足熬了一个多世纪吧，我的等待都有点绝望了，才听到他们相继远去的脚步声。

我一把掀开被子，侧身下床，夹着双腿古里古怪地冲进卫生间。我很快做完处理，换上一套舒适的衣服，然后



开始搓洗那件血乎乎的内裤。你知道吗？那时我的心咚咚直跳，觉得自己做了世界上最见不得人的事，正在手忙脚乱地销赃灭迹。

就在这时，爸爸突然出现在卫生间门口。我一下僵住了，血乎乎的内裤举在半空中，一切都大白于天下。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羞耻，那一刻，没有谁比我更恨我自己。因为恨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

爸爸也有点不知所措，不过他显然是有备而来，只停顿了几秒钟，他就扬了扬手说，这是你妈妈的，你可以用。说着，他就把一个小纸包递到我面前。

我没有伸手去接，整个人还僵在那里。我不敢抬眼，仿佛站在我面前的不是爸爸，而是个十足的流氓。

爸爸见我没动，就把纸包放在洗脸架上，转身走了出去。临出门他回头喊了一句，今天要见一个重要的客户，我忘了打领带。

是啊，他总是忘这忘那，十回出门有九回要返回来。我怎么就忘了呢？

我很抱歉，当时我在心里骂他是个流氓，其实他是惟一在关键时刻帮过我的人。那天在课堂上，当又一次潮汐到来，我才知道那个小纸包对我有多么重要。

不过，细想起来，他似乎也就帮过我那一次，这并不能怪我的记忆力不好，确实如此。由于工作繁忙，爸爸对我几乎没什么耐心，他甚至很少叫我的名字，通常用哎喂代替，就算叫，也是梅雨两字一字不漏，听起来就像陌生人。

赵丽娜的爸爸就不这样叫她。赵丽娜是我在城北学校的同桌，算是我惟一的知心朋友。我常常到她家去玩，她

爸对我可好了，总是小雨前小雨后的。你猜他叫赵丽娜什么——娜娜——让人骨头缝里都舒坦。也难怪，他是大学教授呢。我常常想，他在上课的时候是不是也去掉姓，亲昵地叫学生的名。他那些学生可都是自以为成熟得不得了先生小姐呢。

相比之下，我爸爸确实不怎么样，性格懦弱，生活粗心，工作没有前途。但不知为什么，我一躺到床上，就不由得想起一些关于他的事。尽管他很不理想，但我一想到这个家从今将缺少个爸爸，简直就要发疯。我真的接受不了这个现实。

电话突然尖叫起来，我吃了一惊，涣散的思绪被吓了回来。电话在客厅，妈妈正在那里忙碌，自然由她接电话。这是搬进新家的第一个电话，我的耳朵不禁竖得老高。

她不在……我说过她不在，你烦不烦？……她在哪儿用得着给你打报告吗？

我听出是爸爸找我，我连忙下床准备出去接电话。可我刚把房门拉开一条缝，就看见妈妈挂了电话，双手叉腰怒视着电话机，仿佛那电话机就是她的新对手。

我不敢再往前，轻轻合上房门，转身回到床上。

我不在？我为什么不在？我在心里质问妈妈，但我我不敢发作，因为我知道自己吵架根本不是妈妈的对手。我只能两眼望着天花板，让眼泪顺着眼角往下爬。而我的心里有更多的东西在爬，它们细小而众多，由慢到快，像一阵潮水冲刷过来。你尝过被潮水冲刷的滋味吗？我没尝过，但我知道那是一种想哭的感觉。

那一夜，我至少梦见电话尖叫了一百次，那尖叫声总是让我心跳加速，我一挺身坐起来，张着耳朵仔细听，除



了心跳之外，四周一片死寂。

第二天，妈妈领着我到城南学校报到。我知道我就要成为这所学校高一年级的插班生。按我个人的意思，我宁愿整天在家睡觉，也不想做什么插班生。

在我以前的班上，高桂红就是个插班生，无论从哪方面看，她都比我强，可她照样得整天给每个人陪笑脸，那样子就像她欠了大家的不少钱，真让人受不了。即使这样，她也不能和大家完全融为一体。她就像一块补丁，永远是个多余的东西。

城南中学是全市出了名的重点中学，妈妈能把我插进来，一定下了不少功夫。但我想，她的努力只会让我成为一块更显眼的补丁。

据说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，个个都是人才，不是能说会道，就是动手能力强，要么就是善于思考，总之，没有一个蠢种。

我并没有指望自己能脱胎换骨成为什么人才，只感到有一种莫名的紧张。我想，我是草鸡闯进了凤凰窝。

妈妈显然不是头一次进这所学校，她一路昂首阔步把我领进校长办公室，甚至没有向任何人问路。

当时正是课间休息，校园里充满了学生，有的在尖叫，有的在奔跑，都是一副无法无天的样子，吓得我不敢向前迈步。妈妈干脆一把抓住我的手，牵着我在人群中穿梭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我被妈妈一牵，觉得自己成了幼儿园的小朋友，窘得无地自容，拼命拉了几次手，腕子几乎脱臼，才从妈妈的手中挣脱。

我低着头，不敢向一米之外张望，但我知道四周的人都有意无意地看着我，我甚至能感觉到他们在指指点点地

议论我。这并不奇怪，这里并不是自由市场，而是校园，它们最大的区别就在于，校园每天流动着同一人群，对任何一个新面孔都非常敏感。

我正红着脸低头前行，突然就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。我倒退一步才看清站在面前的是个高个男生，他有一张俊气的脸，身体不壮，但很匀称。

他连说了几声对不起，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盯着我，盯得我无地自容。我的脸越来越红。他大概意识到了什么，连忙解释说，我在追它，没注意你……他用手朝旁边指了指。

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一只足球正在向前滚动，不幸的是就在我们互相愣神的时候，它掉进了下水道里。可怜的足球！

周围响起一阵哄笑，我不知道他们是在笑足球，还是在笑我们俩。反正我不能再那样傻站下去了，就一低头，从他身边绕过，小跑着追上妈妈。

妈妈对刚才的一幕似乎毫无兴趣，她没有停顿一下脚步，甚至连头也没回一下。她的目标很明确，直奔校长办公室。

校长的办公室是个套间，外面是会客室，摆着阔气的沙发和茶几；里间是办公室，装修得很考究，电脑空调一应俱全。

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豪华的办公室，真有点村长进城的味道。想想城北学校的校长，一张办公桌不知用了几百年，表面的油漆都快脱光了，露出肉色的木质，就像夏天光膀子的男人，让人看了不自在。还有那窗户上的一台古董空调机，一到夏天就像拖拉机似的突突突叫个不停。没

